



匾失犹存

马海滨(梁山)

在古代,若是家族中有一块御赐的金匾,绝对是光宗耀祖的大事。

当年,梁山县开河村的刘家,是运河岸上有名的大户。当家人乐善好施,在运河上专设义渡,救过不少沉船落水的船工纤夫。有一年,乾隆下江南,龙舟行至开河段,不料突发大水,波涛汹涌,龙舟亦有倾覆之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家的船队赶来,用粗大的缆绳稳住龙舟,护驾有功。

乾隆脱险后龙颜大悦,登岸驻跸刘家。他见这刘家门风醇厚,家训严谨,不仅在商贾中颇有威望,更在治河护堤上出过大力。乾隆感其忠义,遂御笔一挥,赐下一块金匾,上书五个大字——那五个字究竟是什么,如今已无人知晓。

这番渊源,是我在《开河地方志》里读到的。书中说那金匾如何辉煌,刘家如何荣光,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我便动了心,专程来寻。来之前,我曾在心里描摹过它无数次:楠木为底,金粉题字,悬在刘家祠堂正中央,光芒能照亮半条街。

在村里走了许久,终于在老槐树下遇见一位姓房的老汉。他眯着眼打量我,听说我是来寻刘家金匾的,随手往村东头一指:“打这儿往东,原先最大的一片宅子就是刘家的。乾隆下江南,御笔亲题的金匾,当初就挂在他们家祠堂里。”他这么说的时侯,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主动给我讲述了一遍这个“御赐金匾”的故事——当然,更有细节,更有血肉。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像是刚从河里捞上来的一样,湿漉漉的、鲜生生的,跟地方志里那些干巴巴的文字,完全不是一回事。

问及金匾的现状,老人摇摇头,叹一口气说:“那块匾早没了。”是毁于兵火,或是不慎遗失,谁也说不清。甚至,已经没有人知道金匾上的五个大字究竟是什么,只有“乾隆江南行,体察下民情;路过开河镇,赐匾留美名”的歌谣,还在这方土地上一代代传唱着。

我来寻一块匾,寻而不得,却听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刘家人,救船工、修河堤、设义渡。刘家人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知道将来会有个皇帝从这条河上经过,更不知道会因此得到一块金匾。他们行善,不是为了那块匾。可那块匾,却因为他们的善行,从皇帝的笔下落到人间,照亮了一条街,照亮了一个家族,照亮

了这方水土二百多年的岁月。

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件小事。那年腊月,村里来了个迷路的老汉,雪下得正紧,没人开门。祖母让我端一碗热粥出去,又多加了一个馒头。老汉接过碗,哆嗦着说了一句:“好人有好报。”我跑回屋里问祖母,好人真的会有好报吗?祖母没抬头,一边缝补衣裳一边说:“有没有好报,那是老天的事;做好人,那是咱自己的事。”

我当时不懂这话的分量。现在懂了。

沿着村中那条“丁”字形的老街慢慢走,脚下的石板路已被磨得光滑如镜。我想象着几百年前的清晨,薄雾笼罩河面,刘家的伙计们卸下江南的丝绸、茶叶,装上北方的皮毛、棉花。那块御赐的金匾,在晨曦中映照着河水的波光。那时的开河,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枢纽,更是人心的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歇脚,也在这里感受到一种风气——原来,在这个地方,善良是被敬重的,忠义是被褒奖的。

开河的历史,比乾隆朝要厚重得多。晚唐诗人皮日休曾叹:“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隋炀帝修运河,背负了千古骂名,可运河却实实在在地滋养了后世千年。这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栽树的人,未必能乘凉;行善的人,未必想得到回报。可正是这些“未必”,却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刘家的人,大约也不会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一个陌生人坐在他们村口的老槐树下,因为他们的故事而红了眼眶。他们更不会想到,那块乾隆赐的匾虽然没了,可他们的名字,却比那块匾存在得更久。木头会朽,金子会熔,可人心是活的,故事是长的。只要有人讲、有人听、有人信,刘家就还在,那块匾就还在。

我忽然明白,那块匾其实从未丢失——房老汉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脸上的光,不就是那块匾吗?开河村的孩子从小听着刘家的故事长大,心里种下的那颗“善”的种子,不就是那块匾吗?我这样一个外乡人,千里迢迢赶来,坐在老槐树下静静听完这个故事,心头涌起的这份感动,不就是那块匾吗?

是的,这心中的“匾”没有尺寸,也没有重量,可它比任何一块真匾都大,都沉,都亮。它不在任何一家的门楣上,却永远挂在这片厚土的上空,灿若星辰。

不敢眨眼

王爱玲(鱼台)

微信里撞见母亲被哥哥搀扶的背影照片后,我把手机轻轻扣在桌上。女儿的视频铃声一遍遍响起,我终究没接,怕泪眼落入镜头。

走到客厅,泪水淌进嘴角,心口堵得发闷。那个脊背弯成四十五度角、拄着拐杖的人,竟是我的母亲。

记得大前年邻里还夸她腰背硬朗,儿女孝顺。可前年在西之河散步,母亲走在妹妹前面,我猛然惊觉她矮了许多。从前她比三妹高出一头,如今却要仰着头与三妹说话。二妹低声告诉我,她早已看在眼里,只是一直不

敢言说。

去年母亲执意要用拐杖,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才懂,母亲早已走不动了。

年前,她翻出所有新衣执意让我穿:“我老了,穿不着了。”我默然。次日,我亲手为母亲赶做了一床三面新褥子,配齐褥套。母亲接过被褥,轻唤一声乖乖,匆匆侧过脸去。我亦慌忙转身,不忍相看。

岁月匆匆。一眨眼母亲鬓边花白,再一眨眼,青丝尽成白雪。

我望望母亲,许久,不敢再眨眼……

暮阳蒹葭

李洪光(太白湖新区)

看那天边的云彩
映着暮色里的白杨
我静静地遥望南方
蒹葭苍苍
芦花微荡
寒风吹落了夕阳
碧波洒满金光
几只水鸭
在波光里徜徉
家乡的你
是否静静地站在
村口的池塘
面向飘雪的北方
凝望
可有一行大雁飞翔

荷塘拾韵

张义凤(梁山)

夏日风光何处美,
梁山脚下一荷塘。
娇琼角上蜻蜓立,
净碧池边蝴蝶翔。
摇曳红葩清影媚,
漂浮翠盖倩姿芳。
思寻妙句题新意,
赋颂佳词散暗香。

声远楼

汶河渔者(汶上)

阳光
氤氲着夏的热情
抚摸声远楼的脸颊
清风
轻轻拨弄琴弦
纤纤指尖
划过声远楼的耳畔

声远楼
静静地矗立
像一位修炼千年的智者
任城市喧嚣
任烟火缭绕

默默陪伴的铁塔
是永恒的伴侣
当年那嘹亮的钟声
只有它能够听懂
那撞击着铁塔心扉的钟声里
藏着声远楼心心念念的
百姓苍生